

# 命题建构—整合视角下学生译者的失语探究

周 珊

(太原师范学院 外语系,山西 晋中 030619)\*

**摘要:**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译者对源语语言符号的认知加工出现中断或偏差,则无法将源语的深层命题准确流畅地表征在译入语中,失语从而产生,使译文晦涩生硬、语无伦次或带有严重的翻译腔。因此,从认知加工的基本单位——命题出发,发掘学生译者在定位节点、激活命题网络、梳理关系命题、进行双语匹配、表征对应解码命题这些环节中出现的障碍,从而帮助学生译者克服母语的言语负迁移,自主突破源语的表层结构,在具体语境中建构一整合语义的深层逻辑关系,有效降低翻译任务中失语的概率,提高大学翻译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翻译失语;认知加工;命题网络;建构—整合

**doi:**10.3969/j.issn.2095-5642.2018.02.053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642(2018)02-0053-06

“翻译失语”主要表现为译者在语法、文化、语用、文体等方面的表征失当,另外,晦涩不明、交际失败、美感缺失都可归为对源语翻译的一种失语。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学生译者的失语现象比比皆是,如果仅仅靠对译文的点评和技巧的介绍,仍然不能减少在实际操作中失语的概率,因为学生或是教师都不曾探究过翻译时大脑的认知加工过程,没能从元认知的角度把握对源语信息的解码与编码,因而无法找到思维中断的节点与“解扣”的关键。王宏印教授曾指出,“翻译是从原文的语言层次入手,经过逻辑层次深入到事理层次,然后再从深层对应经过浅层对应到达表层对应,是一个由浅入深(理解)到深入浅出(表达)的过程。”<sup>[1]</sup>因此,本研究试图从信息加工的最基本、最深层的意义单位——命题出发,结合金西和凡戴依克(Kintsch & Van Dijk)的命题建构—整合理论对学生翻译的心理过程进行探究,希望对具体的翻译教学有所裨益,提高学生译者的翻译元认知度。

## 一、失语症

失语症(aphasia)一词起源于希腊语 a + phanai (not to speak),译为“无法说话”。语言是复杂的高级表征行为,需要大脑的积极参与,失语症患者由于各种原因致使大脑中枢神经病变或损伤,出现对语言符号编码与解码的中断或异常,外显为“语言障碍”,无法正确表征自己的思想。

若大脑左前部额叶的第三额回出现损伤,患者会出现语言表达障碍,丧失正常的口语表达能力,被认定为“运动性”、“表达性”和“编码性”失语症,即布洛卡氏失语症(Broca aphasia)。若大脑左半球第一颞回产生病变,患者无法建立词—义的连接,在语言理解上出现严重障碍,被认定为“感觉性”、“接受性”和“解码性”失语症,即沃尼克氏失语症(Wernicke aphasia)。若病人的语言感觉区(沃尼克区)和语言运动区(布洛卡区)之间的联络纤维——弓形束受损,即患有传导性失语症(conduction aphasia),虽然能达到语言交际目的,但找词的困难表现突出,交际速度减慢,竭力搜索心理词库,以便找到最佳关联的表达,因而出现长时间的失语。此外,这类患者复述障碍也尤为严重,即使听懂要求复述的词、短语或句子的意义,也不能正确复述。

\* 收稿日期:2017-10-17

基金项目:太原师范学院教学改革项目“‘翻译失语症’的教学探究”(JGLX1649)

作者简介:周珊(1989—),女,山西太原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

## 二、翻译失语症

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双语信息交际过程,人脑作为信息的重要承载物,自然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需要在脑中进行一系列信息加工活动,包括信号识别、词库检索、解码转换、存储提取、编码重构等。就像霍姆斯(Holmes,2000)曾经指出的,“译者大脑这个小黑匣子里面所发生的情况,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事件”<sup>[2]</sup>。那么,译者的翻译心理过程是如何运行?根据惠特克(Whitaker,1972)提出的脑内语言代表区的模式图,可以总结出翻译语言形成的基本过程<sup>[3]</sup>:

第一步:大脑接受原语文字表层信号后,进行初步解码;

第二步:激活沃尼克区和左颞叶的“心理词库”,搜索语义特征相似或相关的词汇;

第三步:结合认知语境,分辨选择词汇,并在沃尼克区上方的角回调控语法、逻辑和拼写;

第四步:充分解码后的深层命题信号通过弓形神经束传导到左额叶后下方的布洛卡区,进行识别、编码;

第五步:编码后的信息通过艾克斯勒书写中枢及书写运动区控制人的相关运动器官,输出译入语文字。

在这些环节中,译者若遇到任何困难或中断,都会外显为词序颠倒、语无伦次,甚至无从下手,译文往往生硬牵强、词不达意、不土不洋。这些表征都与病理性失语症十分相似,因此翻译失语可以被看作它的“隐喻式”概念。

## 三、翻译认知加工单位——命题

在解码阶段(包括第一、二、三步),译者如果不能拆分原语文字表层语言形式,进行语言“脱壳”,推导出原语的深层命题意义,自然会导致误译、漏译、翻译中断的出现。在编码阶段(包括第四、五步),译者如果亦步亦趋,机械复制模仿原语的表层语言形式,而忽略深层命题信息,无法将拆分出的意义整合,以译语的语言形式表征出来,译文就会呈现死译、硬译、翻译腔等现象。由此可见,译者翻译失语往往是难以驾驭表层形式和深层意义的不对应性,试图使用同一种思维模式、靠母语语觉迁移来表现命题的同一性,这样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命题是一个基本意义单位,是翻译理解与表征中认知加工的基本材料,决定着句子意义的真值,与句法形式和词汇选择无关紧要。例如:

①I had the muscle, and they made money out of it.

误译:我有大块肌肉,他们通过我的肌肉赚钱。

这样的译文往往让人不知所云,如果没有上下文语境的支持,该翻译的交际意图失败,深层意义仍然藏在表层形式下。在不懂英语的读者眼中,这个句子也许会产生歧义,让人认为:他们售卖我的肌肉获得非法收入。但是通过搜索译者的“双语心理词库”,不难得出 muscle 可以激活扩散 energy, power, strong 等词义,重新替换填补 make 谓词所产生的中项空位 make [money, \$ ],即 make [money, strength],句子的深层命题不言而喻:a. I'm strong and energetic; b. I work for them using my physical strength; c. they made money out of my work. 命题通过布洛卡区编码、重构,得以表征为译语形式:我很强壮,肌肉发达,他们靠我卖苦力赚钱。

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大脑记忆的不是原语的句法结构而是整合的语义信息,相同的命题可以翻译成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正如史密斯和威尔逊(Smith & Wilson,1983)曾指出的:“命题是撇开句法形式和音位形式,旨在表现语义结构的抽象的东西。”<sup>[4]</sup>因此,翻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得意忘言”的过程,其中“意”就是句子形式所承载的命题。

### 1. 命题翻译中的词汇选择:

虽然命题是重要的记忆加工和存储载体,但是它必须依靠特定的自然语言形式才能传递信息。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双语词汇的检索、选择,因为命题中的谓词和中项就是以词汇形式得以表征的。

词汇的检索和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包括对概念系统和“心理词库”的激活、辨识、筛选、提取等认知层次。概念系统包含非言语表征形式的世界百科知识。认知语义学认为,词义植根于信息加工者的百科知识体系中,与其经验感知、社会文化背景、主观体验等概念化因素息息相关。换句话说,“讲话人只有

理解词语所代表的概念的背景框架才可以说是理解了词义”<sup>[5]</sup>。“心理词库”指的是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词的心理表征。阿奇森(Aitchison 1994)把心理词库比作“一个巨大的多维度蜘蛛网”,“网中的每一个词项与许多其他词项粘附连接”<sup>[6]</sup>。这种观点与柯林斯和洛夫特斯(Collins & Loftus, 1975)提出的扩散激活模型不谋而合,他们认为长时记忆中词与词以节点互相连接,形成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每一个节点都代表了一个概念或属性,一旦某一个节点被激活,信息就会沿着网络连接途径扩散到与之相邻的各个节点、认知域上。

那么,以命题为认知加工单位的翻译中,译者应该如何进行词汇选择呢?首先要明确命题结构,即组成命题的要素分布:谓词+中项。谓词用来陈述或展现中项之间的逻辑关系,以R(relation)表示;中项是谓词陈述涉及的对象,往往在句中以名词性成分呈现,用X和Y来表示。一个命题的各种中项具有不同的辅助语义功能,如动作的实施者被称为施事,承受者被称为受事,而实施地点则是场所等。例如:“张涵给了猴子一根香蕉。”基本命题结构:给(张涵,猴子,香蕉),其中,张涵是施事,猴子是受事。常见的谓词命题有:I 动词谓词命题:V(X, Y, Z);II 系动词谓词命题:Be(X, Y);III 形容词谓词命题:Adj(X),其中形容词指中项的属性;IV 介词谓词命题:PP(X, Y),如on(book, table)。翻译失语者的症结所在:1. 无法将句子正确拆分成命题集合(包括显性命题和隐性命题),他们往往无法激活隐性命题;2. 无法定位命题中的谓词和中项,不能有效填补缺失或明确模糊的命题要素,导致信息加工的中断或错误。如果没有定位或填充命题中的施事或受事,也就无从进行词汇的激活与扩散、选择与提取。例如:

②It is much better to have a patched jacket than a character.

误译:有一件打补丁的上衣比有一个品质好。

该译文语无伦次,显然只是机械地模仿了译语的表层结构,没有起到有效的交际用途,译者之所以出现失语是因为没有挖掘出深藏在语言形式下的隐性形容词谓词命题:patched(character),character所产生的空位没有得到填补,若做到这一点,即可提取一个三元命题集:a. have(patch jacket);b. have(patch character);c. better(patch jacket, patch character)。然后将命题小句化,并翻译出来:a. 衣裳有补丁;b. 性格有补丁;c. 衣裳有补丁要比性格有补丁更好。中项的名词性成分“衣服”激活了心理词库中的“破洞”、“针”、“线”、“补丁”,而“性格”激活了“为人”、“人品”、“名声”。“衣裳打补丁”符合语义常规搭配,但“性格打补丁”就属于语义负偏离搭配,有悖于汉语常规表达方式,这一节点的认知域中断走不通,转换其他路径激活其他节点:“性格缺陷”——“人品差”、“名声坏”,进而激活“弥补”“补救”等相关节点,译者经过这一系列的网络加工活动,即会产生正确的译文:衣裳打补丁不打紧,名声坏了再补救就晚了。再如:

③In the modern world salt has many uses beyond the dining table.

误译:在现代世界,除了在餐桌上,盐还可以在其他地方使用。

该译文乍一看意义通顺,很清晰地展现了原语的表层意义。但是在推敲之下,还是会发现句子的逻辑不通:盐在餐桌上使用是什么意思?人在餐桌吃饭的时候要放少许盐吗?难道做饭的时候不放盐吗?译者出现翻译逻辑失语,是因为囿于“忠实”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激活“心理词库”中与salt, dining table相关的概念:吃饭—做饭—食用盐。信息加工中断于最初的节点上,因此忽略了介词隐性命题in(salt, food),填补命题链中的空位命题,正确的译文自然产生:在现代社会,盐除了食用,还有许多其他用途。

## 2. 命题网络的建构—整合翻译

句子是以命题单位存储在记忆里的,翻译理解并非逐字逐句地将表层结构照搬到目的语中,而是应该将其扩展到小句内部单位,解构为一个个微命题,并保存在概念系统和心理词库中,以便译者的搜索和提取。由此可见,从宏观角度来看,“句子的命题在记忆中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他们是以命题网络组织的方式被表征的。”<sup>[7]</sup>一个句子包含的命题越多,以网络形式的组织就越复杂。即使一个句子只包含一个命题,它也在译者的记忆中往往与其前现或后现的命题构成复杂的网络组织形式。从微观角度来看,句子内部的各个微命题也隐含着某种关系,即关系命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关系命题并不一定要通过连接词、转折词、因果词之类的语篇连贯单位来标记命题间的关系。关系命题使得句子、语篇中的所有命题呈现一种等级网络结构,处于最上层的命题就是语篇“宏命题”。<sup>[8]</sup>例如:

④ He allowed the father to be overruled by the judge, and declared his own son guilty.

误译:他容许法官反驳父亲,宣布他儿子有罪。

按照金西和凡·戴依克(Kintsch & Van Dijk)的语篇命题分析法,此句可以被划分为一系列微命题,并被命题小句化。

命题	小句
P1: overrule (judge, father)	P1: The judge overruled the father
P2: allow (he, \$ )	P2: He allowed \$. ( \$ =P1)
P3: declare (he, son, guilty)	P3: He declared the son guilty.
P4: be (he, judge)	P4: He was the judge.
P5: be (the man, his own son )	P5: The man was his own son.
P6: be (he, father)	P6: He was the father.

既然大脑加工是以命题为单位,翻译理解是通过对原语解码,获取原语语篇的命题观念集;而翻译表达是把这种获取的命题观念集用译语表征出来。此句翻译失语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译者没有透彻剥离表层结构中的微命题,一般只分析出 P1、P2、P3、P5,而且忽略了 P3 与 P4,以及 P5 与 P6 隐含关系,因此无法激活命题网络中与之相连的 P1 命题中关键的两个辅助成分“judge”与“father”的双重身份关系,最后出现认知盲点,译文不伦不类,逻辑混乱,不妨将笼统化的法官和父亲名词具体化为身份特征,改译为:法官的正义感战胜了父子亲情,他最终还是宣判自己儿子有罪。

译者失语的主要原因还是对原语的认知加工产生失误,出现信息中断、语义选择提取失败、命题链无法激活等情况。凡·戴依克和金西(Van Dijk & Kinstch,1983)就读者阅读过程提出的建构—整合模型(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对翻译理解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他们认为“建构的主要任务是把语言输入信息和读者概念系统中的内容建构成文本命题库(propositional textbase);而整合的主要任务是把所建构的文本库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sup>[8]</sup>那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自上而下加工原语语篇,对其进行初始理解,包括 a. 命题的拆分;b. 主项意义激活、搜索与重叠;c. 桥联推理;d. 信息剔除与整合,从而形成一个“情景模型”,使整个语篇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值得注意的是,情景模型的建立不仅需要译者依靠自身的概念系统和“心理词库”,还需要结合语境线索来寻求最佳关联,过滤掉那些不相关联、不一致的信息。其中,当建构的命题链不连贯时,就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语境中进行“桥联推理”(bridging inference),在命题网络中检索关联命题,“减活”(deactivate)网络中非关联、前后矛盾的信息,吸纳重要知识要素,<sup>[9]</sup>这一整合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一个连贯的语篇整体。例如:

⑤ The old man would surely be proud. This week some 300 representatives, from 35 different countries, gathered in Beijing’s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for the first—ever Confucius Institute Conference.

误译:这个老人应当自豪,这个星期来自 35 个不同国家的大约 300 名代表齐聚人民大会堂第一届孔子大会。

该译文让人不知所云,命题 P1 be (old man, proud) 与命题 P2 gather (representatives, Great Hall, first—ever Confucius Institute Conference) 不连贯,导致读者的阅读中断,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景模型”。失语在于没有对前后命题链上的节点进行“桥联推理”,激活相关认知域,P2 中“孔子”一定与“古代”、“教育家”、“老夫子”等节点息息相关,那么 P1 中的“老人”的确切指代也就不难被推理出,即“孔老夫子”,因此正确译文也应该通过词汇的“复现”手段再现:孔老夫子一定会感到自豪,因为本周 300 多位来自 35 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首届孔子学院大会。再如:

⑥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dishonesty may ebb and flow. When times are hard, incidents of theft and cheating usually go up. And when times get better such incidents tend to go down. Cheating in school also tends to ebb and flow. But it doesn’t seem linked to the economy.

误译:有些证据表明,舞弊行为可涨可落。在艰难时期,盗窃和诈骗行为便有上涨趋势。若时事好转,这些事情就会减少。学校中的作弊行为,往往也起起落落,但是似乎与经济没有联系。

同样的,该译文的失语也出现在命题链的不连贯上,“when times are hard”,“when times get better”,“it doesn't seem linked to the economy”在译文中信息链接中断,无法正确完成交际意图,使读者对不诚信行为和经济的关系产生困惑,那么通过语境推理,梳理出命题链中“复现”的中项,不难激活节点“times”“hard”“better”“economy”所构成的语义场,“减活”无关命题 P go (incidents of theft and cheating, times),“激活”隐性的关系命题 P go (incidents of theft and cheating, economy),从而整合出一个连贯完整的“情景模型”:不诚信的行为与经济息息相关。此外,在译文的编码过程中,失语出现在“心理词库”中相关词汇节点的激活上。“可涨可落”—“上涨”—“减少”并不能激活读者的认知域,阻碍大脑对信息加工的速度,不能称得上意义的最佳关联,因此原文应该进行更为恰当的修改:有证据表明,不诚信的行为像潮水一样时涨时落。当社会经济低迷时,盗窃和诈骗行为就出现上涨趋势。当经济形势好转时,这些行为则会有所回落。学校中的舞弊行为也总是起起落落,但它与经济似乎没什么联系。

#### 四、命题的建构—整合对翻译失语的教学启示

学生译者出现翻译失语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学习英语时长期接受教学翻译的影响,双语匹配靠的总是教师对句子、课文的辅助翻译或因母语语觉的迁移,被动地将模式化的语块归入“心理词库”,导致学生在进行自主翻译时,不能灵活“拆分—整合”表层与深层不一致的句子或语篇,或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机械提取存储在“心理词库”中的现成语块,产生生硬、晦涩、费解的译文。除了上述的例子外,最常见的一些学生译例有:

⑦ Stop right where you are and set aside a couple of brain cells fo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private email.

误译:停在你呆的地方,留存一些脑细胞为下面的陈述:没有私人邮件这回事。

正译:停下手边做的事,花一些心思想想这句话:世上压根没有私人邮件这回事。

⑧ The telephone used to connect you to the absent. Now it makes people sitting next to you feel absent.

误译:电话过去连接你和不在的人,现在它却使坐在你身边的人觉得并不在那里。

正译:过去,你使用电话来联系那些不在身边的人,但是现在人就坐在你身边,电话的存在却让他觉得被你忽视,身在天边。

这些译文佶屈聱牙、文笔拙劣,给译语读者造成一定的阅读障碍。调查发现学生译者除了语言基本功不扎实或是试图应付差事,捕风捉影、望文生义,归根结底在于学生译者出现“认知盲点”,不能拆析句子中的微命题,提取谓词的中项空位,激活词汇或命题网络相关节点,看不见“形”转“义”、“义”附于“形”的过程<sup>[10]</sup>,如例⑦“where you are”“set aside a couple of brain cells”所产生的深层含义以及例⑧“the telephone”“connect”“the absent”“feel absent”谓词与中项的定位与词汇网络的激活提取,学生译者只能按汉语释义或照搬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现成语块来翻译,产生理解或表达上的语无伦次、前后颠倒,和病理性失语的现象十分相似。

因此,教师在进行翻译教学时,不应该总是采用评析正确译文、讲授翻译技巧的手段,这类描写性教学向学生展示的只是结果而非过程。教师要找出学生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思维中断的地方和原因,引导学生主动感知信息加工过程,并帮助学生学会命题分析法,对应匹配源语命题和译语命题和小句数量,定位缺失的命题谓词或中项,激活提取相关联的词汇或意义,建构整合整个命题链的语义联系,使翻译教学起到醍醐灌顶的作用。

## 五、结语

学生译者在自主翻译过程中不乏“解码性”、“编码性”或“传导性”失语,除了母语对外语 L2 的干扰“负迁移”外,教师惯常采用的评析式翻译教学与 L2 习得的教学翻译手段也对学生的正确认识把握自己在翻译的认知加工过程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从信息加工过程看翻译中命题网络的拆析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译者摆脱源语表层语法结构,在语境中整合建构微命题与宏命题的关系,激活“最能认知域中最突显、最具关联性、最满足表达需要的概念”<sup>[11]</sup>,并正确把握英语竹节句和汉语流水句的特点,将命题编码表征到译语中去,使译文流转自如、明白通畅。值得注意的是,翻译失语不仅仅是因为对命题网络的认知缺失,教师也需要引导学生从文化、语用、文体等方面加强对失语的探讨与修正。

## 参考文献:

- [1] 王宏印. 英汉翻译综合教程[M]. 大连: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66.
- [2] Holmes, J.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72.
- [3] 彭耽龄. 普通心理学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97.
- [4] 威尔·史密斯,达埃德·威尔逊. 现代语言学[M]. 李谷城,等,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3: 161.
- [5] Fillmore, C. J. & B. T. Atkins. Toward a frame-based lexicon: The semantics of risk and its neighbors [A]. In A. Lehrer & E. F. Kittay (eds.). Frame, Fields, and Contrasts: New Essays in Semantic and Lexical Organization [C].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2: 77.
- [6] Aitchison, J. Words in the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ntal Lexicon (2nd ed.) [M]. Oxford: Blackwell, 1990: 85.
- [7] 张必隐. 阅读心理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57.
- [8] Kintsch, W., Van Dijk, T. A. Towards a model of text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8, 85(5): 363.
- [9] 颜林海. 翻译认知心理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125.
- [10] 徐莉娜,罗选民. 从语义知觉看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的关系[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5): 115.
- [11] 谢晓明. 论元的激活扩散过程与动宾之间的语义匹配[J]. 学术交流,2008(11): 200.

### A Study on Students' Translation Aphasia from Perspective of Propositional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ZHOU Sh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Shanxi 030619,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aphasia, characterized as obscurity, inflexibility, incoherence and serious translationese in translation, results from any cognitive interruptions and deficits or any failure to accurately and smoothly represent deep propositions hidden in the source languag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erefore, explorations should be conducted from the angle of propositional cognitive processing to identify students' obstacles in locating nodes, activating proposition network, clarifying relational propositions, matching bilingual information and representing correspondent decoded propositions. On this basis, translation aphasia is supposed to be effectively reduced by helping students overcome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autonomously freeing themselves from sticking to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constructing and integrating deep logical relational propositions in specific contexts.

**Key words:** translation aphasia; cognitive processing; proposi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integration

(责任编辑:赵华 责任校对:罗布)